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退醒庐笔记

孙家振 著

0.66

上海书店出版社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退醒庐笔记

孙家振

群书出版社

责任编辑:完颜绍元

封面设计:程 钢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退醒庐笔记

孙家振

*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福州路 424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吴县文化印刷厂印订

*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3.75 字数 76 千字

1997 年 1 月第一版 1997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0001-5000

ISBN 7-80622-193-X/K·21

定价:5.80 元

出版说明

《退醒庐笔记》两卷，孙家振撰。1925年上海图书馆出版，署名海上漱石生。

孙家振(1863，一作1862—1939)，上海人。字玉声，号漱石，别署漱石氏、漱石生、海上漱石生、退醒庐主人等。历任《新闻报》、《时事新报》、《舆论时事报》主编，又自办《采风报》、《笑林报》、《新世界报》、《大世界》等小报。1903年，清廷举办经济特科考试时，曾有某政要欲保举他应试，为其婉拒。

孙家振在致力近代中国报刊事业的同时，勤于文学创作，有《海上繁华梦》、《续海上繁华梦》、《如此官场》、《一粒珠》、《嫩柳庐笔谈》、《沪壖话旧录》等大量作品问世，被认为是民国旧派代表作家，如汪仲贤、施济群、朱瘦菊等均为其高足。他还是旧上海著名谜社“萍社”的创办人，并担任过伶界联合会会长。

《退醒庐笔记》是颇为孙氏自许的史料性笔札，自谓系“萃吾之才、之学、之识，仿史家传记体裁，将平生所闻见著笔记”。作者平生交游既广，于文人墨客相契尤多，故各色人物轶事逸闻，在本书中占有相当篇幅。一时名流如王韬、李伯元、黄式权等，俱称作者莫逆，写来更觉亲切有味，是具体了解清末民初士林风尚的第一手资料。

构成本书史料价值的另一部分内容，是有关本世纪初上海种

种社会琐闻和风习的记载。如消费者名牌意识的流行，商标侵权纠纷的骤增等，皆可从微观角度反映市场经济勃兴之下民情人心的变迁。又如《大潮》、《两次大火幸免》等篇，以作者亲历描绘沪上几次水潦火灾的情状，足资研究旧上海市政建设史事者参考。

由于作者长期从事文学创作，故本书笔墨还以富有文学魅力见长。不少掌故时闻备具细节描写，妙笔传神，洵为史料性笔札的佳品。

本书系以1925年11月上海图书馆初版石印本为整理底本，加以新式标点并纠正个别讹字后横排付印，以便读者。限于水平，错误恐当不免，尚祈读者批评指正。

上海书店出版社

一九九六年八月

序

无才以著书穷，有才而不著书亦穷，然才矣而第以著书见，岂遂不穷乎哉？盖天生吾才必有所用，果得其时，为管、葛可，为皋、夔亦未始有愧色也。独至时命不齐，乃不得不退而穷愁著书，以一发其胸中郁勃不平之气，不然，以孙丈玉声之才、之学、之识，出而匡济时艰，岂异人任？乃天独靳之而令其才、其学、其识用以措拄报界者二十载，犹以为未足置之至穷之地，复令其才、其学、其识用以闭户著书者二十载，而丈亦委心任运，乐天知命，甚至达官贵人愿保经济特科毅然谢绝，不欲以征士名而独运其才识学三者之长，著稗乘越三百万言，剞劂告成藏之一室，怡然自得曰：“夥颐！天虽穷吾遇，今若此，穷士不可为而可为也。虽然，吾犹将萃吾之才、之学、之识，仿史家传记体裁，将平生所闻见著笔记若干万字。”于是精心结撰，亘两襊而书成，署曰《退醒庐笔记》。师腐迂之史笔，谢蒙叟之寓言，而老笔纷披之中，又复磊落英多，绝无颓唐枯涩之语病，古所谓老当益壮，穷而后工者，丈得两兼之而无愧，是翁洵矍铄哉！

民国十四年乙丑孟秋颍川秋水序于元龙百尺楼

民国史料笔记丛刊

求幸福斋随笔

国闻备乘

退醒庐笔记

蛰存斋笔记

自勉斋随笔

汪穉卿笔记

辰子说林

老上海三十年见闻录

南巡秘纪

新语林

何海鸣

胡思敬

孙家振

蔡云万

陈邦贤

汪康年

张慧剑

陈无我

许指严

陈澹一

目 录

序 颖川秋水 1

上 卷

合璧纨扇.....	1	咒蛇	12
赵抃叔先生轶事.....	2	南巡轶事	13
天南邈叟轶事.....	3	纪文达公轶事	14
轮船出浅.....	3	芭斗仙	14
杨村.....	4	樟柳人	16
金顶妙峰山.....	5	诗出搭题	16
三眼窰秀才.....	6	葛其龙	17
叶三爷.....	7	抽矢扣轮	17
曹麻.....	8	造桥虫	18
接龙奇谿.....	8	大潮	18
笪重光轶事.....	9	关帝蟹	19
姚景春轶事	10	巨蛇	19
杨柳楼台	11	义井忠泉	20
吴昌硕三绝	11	某令墓	21
风异	12	大蟒	21

郭友松轶事	22	姜衍泽宝珍膏	38
胡公寿轶事	22	李澹平	38
金兔痴	23	蛇王	39
一叶青	24	猫癖	40
疯癆草	25	普陀山	41
黄河铁桥	25	桂花栗子	42
驻马店	26	水蜜桃	42
天变志异	27	并头莲	43
黑米志异	27	周小大	44
十不投	27	某学生	44
陷亲不义	29	糖燭案	45
何鸿舫轶事	29	两次大火幸免	46
蒲作英轶事	30	叩门避劫	47
龙取水	31	悟痴道人	48
龙失足	32	叶友琴	48
某相士	32	敬业书院题壁诗	49
测字	33	东门第一家	50
巧对	34	剪辫子	50
七星井	35	百龄老人	51
王大生	35	董香光读书处	52
狐崇一	36	罍壶	52
狐崇二	36	生丝鹞	53
陈竹坪轶事	37	塌地菰 银丝芥	53

下 卷

跨海桩	55	明陵奇案	56
火裹罪尸	56	清道人轶事	57

杨斯盛铁事	58	素痴老人	77
立雪庵盗案	58	青城居士	78
冒牌巧思	59	臧伯庸	79
浆糊起家	60	双连人	79
酒国将军	61	三脚羊	80
吴趼人	61	钟馗画	81
李伯元	62	铁屑军窑瓶	81
双清别墅	62	李艾伯	82
奇方愈疾	63	陈子敬	83
百效膏	64	汪笑侗	83
黄花菜 龙须菜	64	偏头风	84
《海上花列传》	65	秋雪	85
奇菊	66	鸡翼生爪	85
异兰	66	石镜山	85
伪素心兰	67	天香阁韵事	86
退醒庐伤心史	67	公鸡蛋	87
克蛇龟	69	两头蛇	87
奇异讣闻	70	钱香如	88
题画诗	70	王毓生	89
艺林三绝	71	咯血异方	89
大力道人	72	毒虫	90
周病鸳	72	神鸟	91
高太痴	73	葫芦雅供	91
诗人祠	74	雪茄烟灰烟叶之妙用	92
看潮	74	二龙坑	92
琵琶湖	75	福泉县	93
蜡人院	76	芸姑	93
透骨奇光	76	祝由科治疯犬噬人	95

蜈蚣咬	95	五百元	101
灯船	96	烟戒	102
龙船	96	沪墙食物谱	102
梦碗老人	97	桉树 除虫菊	103
寄外诗	98	退醒庐感言	104
古佛志异	99	退醒庐新酒令一	106
打虎	100	退醒庐新酒令二	107
梦蛇	100		

退醒庐笔记上卷

合璧纨扇

清光绪中叶，夏秋间风行纨扇。明月入怀，清风在握，人争喜之。予尝以之丐金蟾香粟作双面画之仕女图。双面画者，一面为正相，一面为背影，而日光或灯光下照之正背各成章法，且起笔及收笔处不差累黍，诚为巧不可阶，然非习之有素者不敢轻易下管也。蟾香固名画师，为余绘一垂髻之古装女子，倚栏立梧桐树畔，凝眸望月，若有所思。正面视之，梧桐与月在右，反面乃在左，人则亭亭玉立、飘飘欲仙。予见之颇为激赏，戏谓有此妙画，惜无双面字之妙题以成合璧。一日，谱弟葛翥先茂才鸿翔过访，翥先工小篆，谓当作句以题之，持扇欣然而去，越三日至，则已于画隙题七言二句曰：“亭亭小立玉阑干，月上梧桐金井寒。”篆书“月”字作○，“上”字缺右旁之一小画，“梧桐”二字之木旁各书于上端，故得天然巧合，反视之则成“月上梧桐金井寒，亭亭小立玉阑干”，句义亦毫无牵强也。尤妙者，於梧桐树根之旁复题“秋思图”三字，有图书一方，竟为“金粟”二字，题处亦有图章，则其正面为“美人香草”，反观之成“香草美人”。印于起句之第二字，一面似起首章，一面成压脚章。运思之巧、作篆之精，得未曾有，一时见者皆称道不置。今绘

者、题者皆已归道山，扇虽犹存，睹物思人，不忍展视，惟有什袭藏之，以俟后人付装池家拓成册页，以垂不朽而已。

赵抃叔先生轶事

浙杭赵抃叔先生之谦，工书魏碑，兼精篆刻，艺林得其寸纸片石无不珍如拱璧。闻其少年时曾为某县幕宾，县令亦以能书著美尽东南，雅称相得。第入署既久，求书者每乞令而不及赵，赵乃怏怏。适令需图章两方，丐赵奏刀，赵诺之而不以报，令促之，赵愤然曰：“君作书欲余镌章，日以尊名压余上，以余为何如人，岂君八法之工果愈余十倍耶？”于是竟飘然辞馆去，至维扬鬻书。时维扬多盐商，半喜征求书画，不惜重金，诂赵居月余，只一人曾三顾其庐，初次书一联，二次为屏，三次为扇，余无一人。乃思扬城若是其大，惟此三顾者赏识，有真可为知己，当往访之。因怀刺造门请谒，阍人投刺入，俄顷即出，以挡驾辞。赵坚欲一见，阍人乃复入白，旋延之至书厅，而主人久不出。赵见厅中陈设富丽，四壁琳琅，所悬皆为名人书画，赏鉴不已，第已书之联及屏条皆未及见，以为当在别室或付箱内收藏，亦姑置之。后于无意中见一字簾面露宣纸，既皱且裂，而度其尺幅似为弃置之联，乃取视之，则赫然为己所书也，再视簾中，屏与扇亦无一不在，不禁讶诧欲绝，而斯时适主人出见，爰急依旧纳诸簾中，叩主人以弃置之由。主人莞尔笑曰：“先生初至敝地鬻书，余以为必具有绝大手笔，故照润请书一楹联。归而视之，魄力工候佳处莫名，殆不以擘窠大字见长而工於篇幅者，故越日又求屏幅，乃亦与楹联等，不得已再求书一便面，以观小字之间架结构，诂意俗眼仍难鉴别，因俱置诸案头未加装裱，不图为仆从辈误投字簾，先生其乞恕谬妄。”赵闻言气沮色变，局蹐无以自容，唯唯兴辞而出，翌日即束装离扬，遍游诸处访道，且日必书字数百，寒暑无间，越数年而名乃鹊起，卒成一代书家。古言“不经磨炼不

成材”，若拗叔先生其有焉，然亦古人之勇于服善，故能深自敛抑其年少骄矜之气，乃有此克享盛名之一日也。此事天台刘山农先生为余言。

天南邈叟轶事

天南邈叟王紫诠先生韬，风流文采卓绝一时，所著《淞隐漫录》一书有“后聊斋”之誉，其他已刊、未刊诸作无不为时人所称诵。暮年总持《申报》笔政，时予主政《新闻报》，故得朝夕过从，极文酒流连之乐。先生嗜西餐，而尤喜飞笺召北里姝于席间典觞政，以是福州路一品香或江南春西餐馆，每至夕阳西下后，先生与予时觴咏其间。第餐后先生必携座上所余之外国馒头以返，同席或询何用，则以饲金鱼对。继见其每餐如是，一日予偶询其仆从某：“汝主人共蓄金鱼几何，有无异种？”其仆辄然笑曰：“君以吾主携归之外国馒首果饲金鱼乎？缘主人好游，西餐外更喜赴绮筵，主母以主人年老，讽劝兼施，主人乃异想天开，取餐馆所余之外国馒首归储诸别室，如某夜因赴绮筵歌缓缓归之句，则取馒首以告主母，谓某友约在某馆西餐，以致迟迟，有馒首可证。甚或取请客票之不写日月仅一‘即’字者，于怀中检出以实之，主母每为之释然。故群等如请主人西餐，以后请客票可只书一‘即’字，主人更别有妙用也。”予闻忍隼不禁，三畏并畏夫人，不图此老竟亦惧内，然当时之知其事者固甚鲜也。

轮船出浅

清光绪辛卯，余应顺天秋试，归时火车未通，由天津乘招商局海定轮船。启碇后，抵唐沽将出口矣，忽水浅被胶，不能复驶，司机西人急打倒轮退至略深处暂泊。金谓将俟潮至复开，不意船员忽

率水手登陆，云当以纤绳缒之出浅。余思轮船具何等重量，纤绳之力何由而施？乃亦登岸往观。见船员于百步外之旷地上，觅得大可逾抱之老树两株，欣然色喜，立命水手回船舁粗逾人臂之二巨索至，于树根各系其一作交叉形。索固甚长，其端仍由水手舁之回船，紧系船首下层之二铁墩上，中段则抛之入水。司机员又打倒轮，开行约逾二分钟，巨索浮出水面，再逾一分钟，二索紧挺作直线，猛觉向前捷驶若弩箭之离弦，而淤浅处出矣。盖舟往后退，索往前拽，卒之得借巧力以出浅，故非大逾合抱之树不克胜任也。夫以轮舟之巨乃取法小舟之用纤绳，此当为航海者所仅见，于以知西人驾驶之有时以智巧从事，其用心殊出人意外也。

杨 村

辛卯岁余之北上也，抵天津后久雨初霁，道路泥泞，若雇驴车，土道不能行驶，须由石道入京，途中颠簸殊甚，因买舟赴北通州然后雇车，虽水程多一绕道之劳，而通州离京仅四十里，车上较为安适。第北人不惯操舟，且运河水浅，时有流沙淤塞之处，舟上有篙无橹，行程甚滞，沉闷异常。小泊杨村之夕，忽闻有鼓乐声风中吹至，以为岸上村民有喜庆事，询之舟子，舟子以社公庙演剧酬神对。余正苦舟中岑寂，乃登岸散步，寻声往观。行一里许始达庙，貌不甚宏敞而观剧者肩摩踵接，类皆当地乡民，两廊亦有看楼，人多实不能容，即中庭亦无驻足处。台上正演《十字坡》“打店”一场，饰武松之武生衣密门钮扣短衣，袖口似已破裂；饰孙二娘之武旦衣蓝洋布衫裤，服装朴陋，殊为目所未睹。台口及两庑之檐悬篝灯三十余盏，其制法以竹为环，贯以竹管，竹管上置瓦油盏头，盛油于内，燃以灯草，土名谓之灯廊，光甚黯淡，故视物不甚了了。幸台之左右有二人执火炬各一高擎照耀，始得略辨面目，其火炬以竹片为之，与南方之篾茨无异，惟是时有遗烬散落，颇为可险。余立未数分

钟，即出觅道回舟，不意来时听鼓乐为导，至庙甚易，今则归途不复能辨，且所经又为旷野，月黑星昏，行人稀少，纵欲问讯而不可得。正惶遽间，舟子以余迟迟未归，携灯炬来寻，始获偕返。回忆少年冒躁，几至深夜迷途，至今殊引以为戒也。

金顶妙峰山

金顶妙峰山在北京西七十里，每年夏历四月十八为香汛期，朝山进香者极众。光绪丁未夏，余因事旅京，忽游兴勃发，乃褰被雇驴车往，第一夕宿海甸，次夕始达。途中经万寿山，林木森秀，宫殿参差，风景殊胜妙峰山。周围约十余里而高则三倍之，山下居民类皆土宇，其地之贫瘠可见。余与驴夫借宿一旗人家，瓦屋三楹、砖炕一座已不易觅，晚间进餐，脱粟之米既黄且糙，不能下咽，肴则青菜半瓯、猪肉数片，似已极丰，余笑却之，宁以所携面包充饥。翌晨天将破晓，驴夫雇山轿至，促余登程，并嘱多带寒衣，兼以绒毯置诸轿中。时余所穿系夹衫褂，姑携珠皮袍褂而往。启行后东方渐明，薄寒料峭，急易珠皮褂，逮登山渐高，寒气益甚，易珠皮袍体犹不温，齿牙震战，与夫嘱以绒毯为裹，始获勉忍。行约十里许，红日一轮破云而出，乃觉微有暖意。又十里而山程及半，路忽渐低，若步步往下者，然过一二里山径始复高，愈行愈峻，亦愈窄愈险。舆夫凡四人，行时手中各携一木杖，每遇不能着足之处急即支以木杖，悬其一足而过之，其艰险可知。抵峰顶时日已亭午，余下轿入一庙中暂憩。庙祝为茅山羽士，导余遍游诸处，诂除神殿之外别无亭榭园林，惟此庙建於峰顶，足以随处俯视一切，眼界为之一扩而已。庙之正殿祀娘娘，不知其为天后观音或为玄女，无从考证，缘进香之土人及庙中羽流皆浑言之曰娘娘也。余散步一过，知客羽士导余入斋堂进餐，系素肴五簋四碟，皆腐干、面筋之属，饭亦黄糙不堪，余令易之以面，黑而且粗，咀之且有渣滓，盖山中风厉，有沙泥

颺入也。惟时余腹实已枵甚，不得已立罄二碗，肴与饭则令舆夫食之，而给羽士以银币四枚，羽士似甚色喜，大约北人素主节俭，故已不为菲矣。膳后即下山，见山轿皆倒抬，乘舆者罔不面山而下，余询舆夫何为若是，舆夫谓下山时峰高径险，恐乘舆者惊心骇目之故。余自恃登山涉水胆气素豪，欲力矫之，乃微笑端坐下，诂行未里许，目睹所经之处类皆削壁岩，其下深不见底，所乘舆时若摇摇欲坠，竟致不能注视，且觉头晕万分，始信舆夫之言不谬，乃亦从众反坐始获安适。途中得山行竹枝词八首，惜稿已散逸，不能复录，只忆其一云：“山轿如何忽倒抬，昂头天半看山回。行行行过危崖顶，下有深溪眼怕开。”盖纪实也。逮夫日色既晡，始返旅居，回视山中，忽睹明灯万盏自下而上，或疏或密，如繁星之在天，灯以松脂油燃之，外罩玻璃洋泡，故得风中不熄。据驴夫言，每值香汛，山中必燃灯三夜以照进香之人，今为第一夜，昨宵故未之见。至于山中寒冷，上年因某日忽起暴风，竟致冻毙百数十人，上海《申报》及《新闻报》曾载此事云云，余闻言为之悚然，盖此报昔曾寓目，惟忘其即为妙峰山事耳。

三眼竈秀才

某秀才，轶其名，磨穿铁砚之后裔也，文不甚工而目短于视，书法如春蚓秋蛇，开卷即厌，以致屡试未售。会以抄袭窗稿获隽，而文中有一“竈”字，誊写时竟占及卷中三格之长，于是人咸戏呼之为“三眼竈秀才”，士林引为话柄，乃前清光绪初叶事。然较之《制义丛话》载某文童雇枪替入场，文中有“盖汤之於天下也”一句，作稿者字迹潦草，致童误以“盖”之上截作“羊”字、下截作“血”字，而又以“之”字作“三”字、“於”字作“打”字，卷中竟成“羊血汤三打天下也”，阅之颇足令人喷饭。又试帖诗中有“茶竈”二字，考童以“竈”为“龟”字，竟致误书“茶龟”，某笔记曾载其事，谓与“酒鳖”恰成绝